

## “集贤村”茶馆

□卢廷魁

四川人喜欢喝茶,遍地都是茶馆。我父亲是四川省璧山县人,一生喜欢品茶。

上世纪四十年代初期,父亲在安顺县中华南路2号租了一间铺面开茶馆,门楣上方正中悬挂一匾“集贤村”。以名喻意,应为贤明之人贤能之士集会之地,而实际上却是社会底层群众休闲娱乐的场所。

早上来喝茶的人稀少,下午来喝茶者,玩“贰柒拾”或“天地人和”纸牌的人较多,晚上来喝茶听说话的人拥挤,可谓高朋满座。

茶馆供应的茶主要有四种:清茶,提神醒脑助消化;菊花茶,明目降火味香甜;沱茶,色酽汤浓暖脾胃;茉莉花茶,气味芳香价廉。父亲每天晚上分别用小纸包装好,次日供给客人选用。

父亲品茶讲究用水,他自行设计了一套泡茶用水的装备,在陶瓷大水壶上放一个木制三角架,架上置一个圆柱形金属桶,桶内从上到下依次铺放小鹅卵石、棕叶、细砂若干层。买来大龙井的水,倒进金属桶内层层过滤,让水慢慢流进缸里,去掉杂质,清澈见底。用这种滤过的水泡茶,顾客齐声说好。

茶馆里摆放漆为棕色的八张木质八仙桌,每桌配四条同色的两人木质长方凳,供客人饮茶和玩纸牌。

茶具是一套青花瓷盖碗加底座,烧开水是用锡制的长嘴木把大茶壶。茶博士给客人泡茶时,老远就能把开水冲进客人的茶碗中。

晚上来喝茶的人特多,一是劳累一天后饮茶消食解乏,二是听说话传承中华文化。那些年代安顺没有电灯,茶馆用煤气灯照明,加足煤油打足气,高挂在天花板中央,可以照明数小时。

在“集贤村”说书的曹老先生,当时已年过半百,身材瘦小却声音洪亮,高高地坐在靠墙中间的位子上,面前的小桌上摆一把小茶壶和一块惊堂木,口渴时就喝茶,讲到精彩处就用惊堂木拍桌子。

曹先生说书时用一条黑色丝巾遮住嘴巴,类似京剧老生的髯口,以防唾沫星子溅到他座位四周客人的茶杯里。他说书的传统书目有《三国演义》、《水浒传》、《隋唐演义》、《七侠五义》还有《薛仁贵征西》、《杨家将》等。

曹先生说书,绘声绘色,技巧尚佳,颇能吸引听众,有的闭目养神静听,有的张眼注视表情。平常情况下,

他会选择精彩、紧张的时刻用惊堂木拍桌子,即将结束时,他就套用章回小说的老话:“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以此留下悬念,期望明晚再来。

“集贤村”茶社还有一项与其他茶馆不同的功能,是调解哥老会“义字帮”穷弟兄民事纠纷的场地。解放前我父亲是“义字帮”比较管事的大爷,在社会底层的群众中很有威望,受人尊敬。穷弟兄中遇有民事纠纷,双方各自邀请自己的亲友一起到“集贤村”喝茶,互相讲述事情过程后,请我父亲当众评理,由理亏的一方支付茶资了事。

由于茶水具有特色,再加上通过喝茶评理能调解民事纠纷,解放前的“集贤村”茶馆在安顺小有名气。五十年代中期加入集体所有制的茶馆合作社后,喝茶休闲之风渐衰,喝茶娱乐之人渐少。1963年春节后,父亲退职回家休息,茶馆关门大吉,只留下“集贤村”的匾额仍挂在门楣上。中华南路2号住户易主之后,匾额不知所终。

(作者卢廷魁现年86岁,安顺人,贵州省兴义监狱退休干部)

## 书缘、人缘、一世缘

——读《查令十字街84号》有感

□武贵琼

“我们活在一个诡异的世界——这么漂亮,又能终身厮守的书,只须花相当于看场电影的代价就能拥有,上医院做一副牙套却要五十倍于此。”这是《查令十字街84号》这本书中海莲说的话,如果说这世间还有一本书是专门为读书人而写的话,那就是这本了。我要感谢那个观看《北京遇上西雅图之不二情书》的午后,邂逅了一本特别想阅读的书。对于喜欢阅读的人来说,遇见一本好书,跟时间没有关系,只是一种缘分而已。是的,在这里我要煽情一下读书的那种幸福感,这本书带给我很奇妙的信息,一直惦记于心。

书中的主人公海莲·汉芙是位自由撰稿人,从事改编电视剧与舞台戏为生,她不富裕,甚还经常捉襟见肘,但一点也不影响她为得到一本好书而不惜代价的付出。源于对一本拉丁文《圣经》的渴求,一则刊登在《星期六文学评论》的“专营绝版书”的广告,打开了海莲·汉芙与马克思与科恩书店的一段奇缘。顾客与书店之间通过书信传递着彼此的需求,20年间一本本书与信件往返于纽约与伦敦。海莲认知书的态度是很严谨与追求极致完美的。记得收到那本编辑得很差的《佩皮斯日记》时,她写道:“这是哪个没事找事做的半吊子编辑,从佩皮斯日记里的东挖西补、断章取义,存心让他死不瞑目!真想啗它一口!”从这段文字中也可以看出海莲为人的那份率真。而收到自己很喜欢的书时,她是这样的一种心情,“我简直不晓得一本书竟也能那么迷人,光抚摸着就让人打心窝里舒服。”如果不是爱书爱到痴狂的地步,是不会有这样的体会。

书店主管弗兰克·德尔是个帅气、感性而又有精神内涵的英国人,他有妻子与两个可爱女儿,随着与海莲长时间的书信往来,他对这位未曾谋面的女顾客产生了美好的情愫,对于海莲的颐指气使,他总是很绅士的答复,每次都会用到抱歉与致歉这样的词语。他们从陌生到熟悉对方的脾气、性情,就连写信的称呼也从基本礼仪的问候转变到亲爱的汉芙,而海莲有一次在收到新书时大喜过望,称弗兰克为亲爱的急惊风。从一封封书信中,两人通过文字表达着彼此的牵挂与一份像是知己又胜似知己的心灵交流。当看到海莲在为一次欺世盗名的书对弗兰克发飙之后,又对着打印机说那句让读者为之一震又有几分心酸的话:“弗兰克,你是唯一了解我的人。”弗兰克一直盼望着海莲的光临,把每一个从美国来书店的女顾客都想象成海莲的样子。而海莲因为牙坏掉,要去医院带牙套而花掉了本可以去看看弗兰克的旅费。我在想,如果海莲的牙没出问题,当她走进查令十字街84号书店的时候,会发生怎样的故事,她跟弗兰克是否还会有更进一步的交流。

“春意渐浓,我想读点情诗。别给我寄慈慈与雪莱!我要那款款深情而不是口水横飞的,最好是小小一本,可以让我轻松塞进口袋,带到中央公园去读。”这是海莲写给弗兰克的信,我想把它看成是海莲心中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同时也是她对跟弗兰克这段交往寄予的美好吧!从书中可以感受到海莲是个率真且热肠的人。五十年代初期的英国经济萧条,很多食物都是限量供给,她不止一次为书店的人们寄去很多稀少的肉类、鸡蛋,还有长筒袜这样的奢侈品。其实海莲一点也不富裕,店员们感动于这位神秘的女顾客,纷纷写信与海莲表达内心的敬意。塞西莉偷偷给海莲写过几封信并让海莲对弗兰克保密,塞西莉告诉海莲大伙都喜欢读她的信,都在猜想海莲长什么样,什么文凭。她还偷偷告诉海莲,弗兰克年近四十,长得很帅。一份温暖的情缘在书店之间悄悄流淌。书店的编目员比尔一直与75岁的姨婆住在一起,海莲寄去的食物,让那位75岁的老人感动并欣喜不已,他们还专门为海莲有一天的到来准备了一张床,海莲已然成了他们最亲的朋友。

那张出自弗兰克邻居老人精美的绣品桌布,也让海莲欢喜不已,他们唯一可以报答海莲的就是为这位热爱英国文学的女士找到更多她喜欢的书。在海莲生日那天收到书店集体名誉送的诗集时,海莲责怪他们没把签名写在书的扉页上,而是将祝福写在一卡片上,海莲理解他们对书籍的那份爱并说他们是爱书的人。在看这本书时,一封封来信构成一幅幅画面呈现眼前,我仿佛看见他们收到彼此来信时的那份情景,海莲的幽默是大家喜欢的,大家把海莲想象成一个年轻、时髦的女子,海莲写信告诉他们,自己和百老汇街上的叫花子一样时髦,成天穿着破了洞的毛衣跟长裤,因为老式公寓不会为了一个窝在家里摇笔杆子的小作家而整天开着暖气。

二十年的通信,以时光之名传递着怎样的一种情怀,时间恍然凝固在那些信件上,融进时间的长河。感谢海莲·汉芙将这段往事讲述出来,让读者知道世界上有那么一条街与书有关,与情有染,与爱有别。在书中,当我看见海莲为了生计而写作的那份艰辛时,忍不住感慨良多。这么一个爱读书爱到痴迷的人,不得不佩服她物质贫乏时仍保持着那份内心精神的丰饶与强大。我深信,书本永远是精神充实的人而准备。对于喜欢阅读的人来说,没有比读到一本与自己心灵相交的书更幸福。我也深信,每一位真正喜好读书的人,同时也希望分享到跟别人同读一本书的快乐。海莲说:“我爱极了那种与心有灵犀的前人冥冥共读,时而戚戚于胸,时而耳提命面的感觉。”这是一本美好的书,因情感的真挚而打动我,一份无私友情传递更是让人感动不已。或许时光再隔二十年、三十年、甚至是更多的时间,它都会在人们的视线里展现出独有的温暖与感动。就像书中最后写的那样,“卖这些好书给我的好心人已经在几个月前去世了,书店的老板马克斯先生也已经不在人间。但是,书店还在那儿,你们若恰好路经查令十字街84号,代为献上的一吻,我亏欠它良多……”读到这里,相信每一位读者都不会不耻嘘唏。

## 屯堡收藏杂谈

□胡应铃

安顺屯堡,明代屯田戍边的历史遗存,一道满载六百年沧桑的人文风景。

因地处僻远而幸存下来的古代耕战历史的实证,安顺屯堡的独特魅力吸引着无数的探奇者、研究者和游人,同时也走进了收藏家的视野。从而,安顺收藏界便衍生出了一个新的收藏门类——屯堡文化专题收藏。

屯堡文化专题收藏,主要指自明代以来屯堡人在迁徙、战争、生产、生活、信仰、娱乐等等各个方面遗存下来的实物、资料的收藏。藏品包罗万象,包括兵器、农具、建筑(构件)、服饰、文献、书籍、陶瓷、字画、钱币以及石雕、木雕、刺绣、银饰等各种工艺品和其他杂项。藏品有明确指向,即与屯堡相关并能反映出历史上屯堡人的生存方式和生活状态,具有明显的历史性、地域性特征。

屯堡人的祖先大多来自江淮一带,他们带来先进的农耕技术,开创了黔中地区的农耕文明,同时也将历史久远、底蕴深厚的江南文化扎根在这片土地上,一代代地传承、演变和发展。六百年屯堡,其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至今仍闪耀着光辉。安顺屯堡村寨云山屯、本寨,屯堡建筑天台山五龙寺、鲍家屯古水利工程等均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屯堡地戏、花灯、山歌,屯堡石雕、木雕工艺等风情民俗,民间工艺亦分别列入国家级、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黔中文化也因此而更加丰富多彩。

至于散落在民间的屯堡文化实物遗存,即成了无比珍贵的收藏资源。最让收藏家们追捧的当然是具有文化性、艺术性、观赏性的屯堡工艺品。

屯堡工艺品五花八门,种类繁多。有金、银、玉、石、竹、木、牙、骨、布、绢等制品,以石雕、木雕、银饰品居多。题材丰富,或人物鸟兽,或山水花草,不一而足。屯堡工艺品大至门楼,小至指环,无论何种材质,何种形制,何类题材,均以制作工艺精美,构图设计巧妙,文化内涵丰富而凸显出古朴典雅的艺术风格。尤其在纹图的表现上,它吸取了民俗文化的精华,常以具体物象表达抽象概念,吉语暗藏,妙趣横生。如“瓶象图”喻太平有象;“戟磬鱼图”喻吉庆有余;“蝙蝠古钱图”喻福到眼前;“钟鹿图”喻终身受禄;“双梅竹笋图”喻齐眉祝寿;“松鹤图”喻松鹤延年;“琴鹤图”喻情投意合;“手指太阳图”喻指日高升;“鹤莲图”喻一路连升;“马猴图”喻马上封侯;“瓶插三戟图”喻平生三级;“石榴图”喻百子千孙;“枣桂图”喻早生贵子;“柿子灵芝图”喻事事如意等等。民间艺术语言之丰富,不胜枚举。它赋予作品吉祥喜庆的内容,寄托人们美好的愿望,这正是屯堡工艺品的文化价值所在。

黔中一带聚集的屯堡村寨以数百计,文化遗存浩如烟海。可惜的是,几十年来的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人为的破坏,很多具有历史价值、人文价值、艺术价值的古物损失十之八九,保存在民间的物件已非常稀少,收藏实属不易。所幸的是,根深蒂固的屯堡文化至今仍在这片土地上传承着,一代代屯堡手艺人承袭了祖先的勤劳和智慧,传统工艺得以延续。随着社会的进步,如今,他们采用现代工艺手段,以新技术新理念创作出大量具有传统特色的优秀作品,多姿多彩,琳琅满目。其精湛的技艺不亚于前人,其作品亦能体现出独特的屯堡风韵。现代的屯堡工艺品,以题材广泛、工艺精美而享誉国内外,不失为收藏佳品。

屯堡藏品,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它见证了六百年来屯堡先辈戡夷烈烈征战戍边的悲壮景象,镌刻下了屯堡人在漫长岁月中艰苦卓绝的历史足迹。

屯堡收藏,在众多的收藏门类中属于无功利性一类的收藏,然而,屯堡文化的魅力却使得越来越多的人走进了屯堡收藏的行列,他们所要收藏的,是一部鲜活的史书,是一种独特的文化,也是一份浓浓的故土情结。



安顺文庙  
棂星门

副刊

安顺文庙棂星门 七郎 摄

## 最精美的石牌坊

□张厚林

安顺文庙里矗立着一座雄伟壮观的三门四柱冲天式雕花牌坊,是文庙里局部雕刻最为细腻的建筑,其精美程度,与国内同类牌坊相比,毫不逊色,这便是位于大成门之前的“棂星门”牌坊。

牌坊面阔9米,高8米,精雕细凿,布局严谨。须弥座之上,四根整石柱构成了牌坊的骨架,柱顶四只望天狮子,形态各异,古拙威猛。正面的“棂星门”匾额之上饰“双狮献瑞”、下饰“二龙戏珠”石雕,背面匾额之上则饰以“丹凤朝阳”,下饰“二龙戏珠”,镂空雕凿,尽显华丽。“二龙戏珠”石雕之下的石雀替,是一对倒悬的狮子。柱子前后的抱鼓石之上,端坐铁拐李、汉钟离、张果老、蓝采和、何仙姑、吕洞宾、韩湘子、曹国舅等八位仙人的雕像,从八仙所持兵器、坐骑及神态均着力刻画便可见出当时建造文庙的独具匠心。

两侧门之上,雕刻有四组人物故事,有“文王纳谏”、“孔融让梨”等,亦极尽雕凿之能事。四块雕梁之上,场景繁复,人物众多。一块雕梁一个故事,向人们传递着儒家文化的“忠孝仁义”价值观。两侧门的石雀替与中门不同,是大象形态,象鼻弯曲向上,形成很好的支撑结构。因“象”与“祥”、“相”谐音,古人常说:“太平有象”,寓意吉祥如意。

抱鼓两侧,刻有“连升三级”、“平安如意”、“终身受禄”、“封侯挂印”等吉祥图案,十二面图案,无一相同,这既是装饰,又是对进入文庙的学子,更是对对全军军民人的祝福。

中门之下,一道一米多高的镂空石栏杆将门隔断,此门传说为“状元门”,要等郡中学子高中状元才能开启。栏杆之上,刻有“松、梅、竹”图案,寓意学子要如同这“岁寒三友”,勤勉奋发,修身养性,不负先师教导。

石牌坊坊额刻“棂星门”三字。“棂星”即灵星,

又名天田星。天田星是二十八宿之一“龙宿”的左角,因为角是天门,门形为窗棂,故而称门为棂星门。皇帝祭天时,要先祭灵星。文庙修棂星门,象征祭孔如同祭天。后又将棂星解释为天镇星、文昌星、魁星。以棂星命名文庙大门,象征着孔子可与天上施行教化、广育英才的天镇星相比,又意味着天下文人士子汇集于此,统一于儒学门下。山东曲阜孔庙的“棂星门”三字为乾隆皇帝御笔,据说乾隆题字的时候,觉得“樯”字笔画太多,与“星门”二字不协调,就自作主张,把右下部的“巫”字给去掉了。皇帝是真龙天子,有造字的特权,“樯”就变成“樯”,并不为错字。全国文庙多沿习此例,写成“樯星门”。传说终是传说,“樯”字早在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里就有了,并非乾隆所造。安顺文庙里“棂星门”三字与孔庙的乾隆御笔有些相像,是故意仿写还是巧合,已不可考。

然而,经历了一百八十年的风雨侵蚀,棂星门这座露天牌坊的风化程度较为严重,精美的石雕被一层层剥蚀,经年累月,渐至模糊不清,如八仙像几乎只能猜测辨识了。至于牌坊主体,虽左侧门的门楣已断裂,因为石料宽大,互为支撑,并不会彻底毁坏。

可以想像在道光年间重修文庙,官绅协作,民间参与,上万两银子的投入之下,匠人们无不尽显其能,臻至完美。正是他们的精雕细凿,为我们留下了这样一座精美牌坊,虽然已无从知晓这些工匠的名字,但站立在牌坊脚,用手去触摸,用心去感知这些看似冰冷、实则温暖的文化符号时,已不由自主地对他们充满了敬意。

牌坊下的五块盘龙御路,一直在等待着“状元门”的开启,虽然今天已没有“状元”一说,但中国文化生生不息,若千的文化密码,就隐藏在会说话的建筑里……